

惊悚法庭小说

Phillip Margolin

无罪辩护

[美] 菲利普·马戈林 著
持健 译

同名电视连续剧《无罪辩护》创当年收视率第一
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
全球销量一千万册
曾位居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榜榜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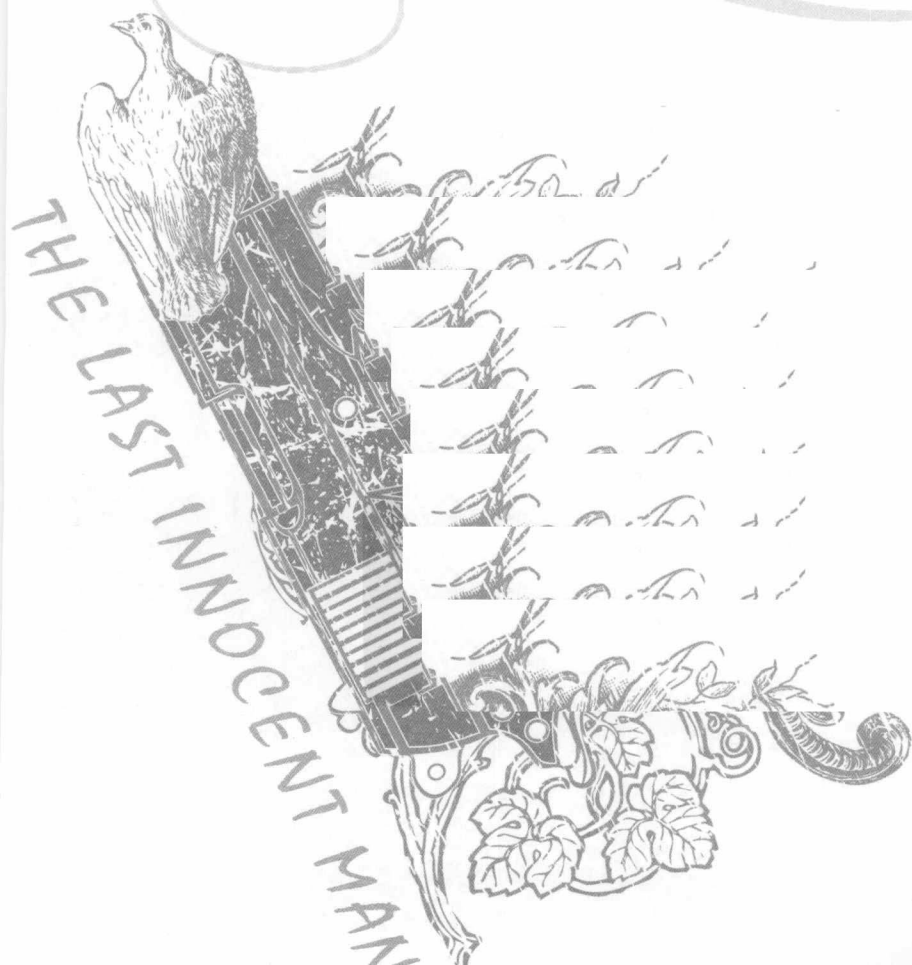
THE LAST INNOCENT MAN

群众出版社

惊悚法庭小说

Phillip Margolin

无罪辩护

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罪辩护 / (美) 菲利普·马戈林; 持健译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9.3

(惊悚法庭小说)

ISBN 978-7-5014-4424-3

I. 无… II. ①马…②持… III. 侦探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19542 号

THE LAST INNOCENT MAN by PHILLIP MARGOLIN
Copyright: © 1981, 1995 BY PHILLIP MARGOLIN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EAN V. NAGGAR LITERARY
AGENCY,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
AGENCY, LABUAN, MALAYSIA,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2009 BY QUN-ZHONG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01-2008-6200

无 罪 辩 护

[美] 菲利普·马戈林 著

持健 译

责任编辑 晓潇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电子信箱: exiaoxiaohong@hotmail.com

网址: www.qzcs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蓝空印刷厂

开本 710×1000 1/16 印数: 11.5 字数 181 千字

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01—6000 册

ISBN 978-7-5014-4424-3 / I. 1832

定价: 26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 | 冷面律师 | / 1 |
| 第二章 | 好人难寻 | / 46 |
| 第三章 | 陪审团的审判 | / 94 |
| 第四章 | 真枪实弹 | / 134 |

第一章 冷面律师

戴维从他位于第一国家银行大厦三十二层的办公室里看到，波特兰上空阴云密布。他盼着即将到来的暴雨能缓解这六月的酷热。顷刻间，窗外的河面开始落下雨滴。

戴维看了一会儿雨，然后从窗口转过身去。坐在房间另一头的戈尔特在沙发上移动了一下身子。报头文章常称戴维“冷面人”。这是由于他在法庭上总是沉着冷静，不苟言笑。其实，这个称号用在戈尔特身上，才算当之无愧。

这时已快八点，陪审团就这个案子已讨论了整整两天。可戈尔特却在这里打哈欠，对于十二人此刻是否判他谋杀罪仿佛无动于衷。

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吓了戴维一跳。戈尔特睁开了眼睛，电话铃又响了一声。戴维走过去抓起话筒，心在剧烈悸动，握着话筒的手上也渗出了汗水。

“戴维先生，”麦肯泰尔法官的庭警说，“判决结果出来了。”

戴维深吸了口气，让自己镇定下来。他感觉嘴巴发干，电话中的这句话他听了不知多少遍了。尽管如此，每次他总会有这种感觉。虽然他胜率极高，但这种成败的关键时刻仍让他忐忑不安。

“我马上过去。”戴维说着，放下话筒。

戈尔特坐起来，伸了个懒腰。“结果出来啦，伙计？”他边问，边打了个哈欠，似乎全无戴维的紧张感。

“结果出来了。”戴维说。
“那咱们去吧！别忘了你心里的感受，我要在宣判结束后立刻对你进行

采访。今天下午我和编辑谈过了，他想赶紧把这本书印出来，借着公众的热乎劲儿大捞一笔。”

戴维难以置信地摇摇头，“这种时候你居然还在想着那本书！”

戈尔特哈哈一笑，“就冲你管我要的那一大笔律师费，我也不得不想了。况且，我还想让你成名呢！”

“难道你就从没怕过什么吗？”戴维问他。

戈尔特看了戴维一眼，暂时收起笑脸，目光冷峻起来。“没有，伙计！从来没有！”戈尔特脸上又恢复了笑容，“当年我在非洲经历的事情比现在难多了。你记住，陪审团要不了我的命，再不济就是去牢里歇几年，写我的书。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的，伙计！我对你有信心。”

戈尔特的笑容似乎有一种感染力。尽管戴维忧心忡忡，也禁不住笑了起来。“好吧，戈尔特，那咱们就过去吧！”

外面风雨交加，对面楼上挂着的美国国旗在风中摇摇曳曳，时而卷起，时而张开。看来，国家形象受到了挑战。戴维想，如果他真像人们说的那样，法庭外象征公平与正义的盲女雕像也不会那么清白。

就算戴维还没出名，戈尔特一案也会使他大出风头。许多记者专程从巴黎或莫斯科赶到波特兰来，就为报道此案。这也难怪，被告戈尔特有着电影明星般的长相和约瑟夫·康拉德的写作才华。

戈尔特十九岁时，曾是洛杉矶暴力帮派组织成员。当时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，入狱或从军。戈尔特喜欢军人生活，特种训练的技能一学就会。到了二十六岁，他成了职业军人。部队里学的那一套后来在东非和西非派上了用场。

国外的岁月里，戈尔特还迷上了写作。经过在非洲的构思和初稿，又在曼哈顿一所简陋公寓中闭门六个月，他完成了《痛苦的荒原》。此书使他一夜暴富，并成了令人瞩目的作家。接下来的几部小说更是提高了他在文学界的声望。但小说并非戈尔特出名的惟一原因。

第二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后，戈尔特和影片中的女主角结婚了。随后，报纸突然开始有了他的绯闻，说他行为不检点，酗酒闹事。一次，他驾着劳斯莱斯，撞进了太太情人海边别墅的卧室。事后太太提出离婚，戈尔特对好莱坞再也无法忍受，便来到太平洋岸边享受宁静生活。

一年之后，戈尔特带着《死亡的赎金》再次出山。此书为他赢得了普

利策文学奖。创作期间，他结识了朱莉。眼下，戈尔特的指控正是因为殴打并谋杀了朱莉。

朱莉是美国前商务部长的女儿。这个有钱人家的女孩在家里很受宠。她和戈尔特短暂而疯狂的异地邂逅后闪电般的结婚，令父母目瞪口呆。婚姻从一开始，就注定是一场灾难。

朱莉特除了自己，很难关心他人，而戈尔特也同样以自我为中心。新鲜感过去后，两人都发现无法容忍对方。戈尔特本有贪杯的毛病，现在则变得愈发不可收拾。朱莉开始穿起高领衫，戴上墨镜，以掩饰脸上的淤伤。直到一天傍晚，朱莉在湖边豪宅二层卧室被人殴打致死。

警方逮捕了戈尔特。但他坚称自己的清白，说他醉酒后正在睡觉，被妻子卧室传来的尖叫声惊醒。后来，他发现朱莉躺在血泊中。正在他跪下去想摸她脉搏时，背后传来一声响动。他一回头，见有着运动员身材、中等个头的金色卷发男子站在身后。戈尔特对警方说，该男子击中了他的头部，使他昏了过去。后来，警方在戈尔特双手和睡衣上看到了血迹，还在他左脸上发现一块青伤。

朱莉究竟是被戈尔特，还是神秘的陌生人杀害的，成了两个月来法庭审判焦点。许多知名作家和电影明星纷纷出庭作证。有的历数戈尔特和妻子不和的事例；有的则站出来为他说话。庭审接近尾声时，戴维心里十分没底。这时，戈尔特主动站到了证人席上。

担任他的辩护律师以来，戴维发现，戈尔特对妻子的死从未流露过一丝悲伤，反而很高兴终于摆脱她了。法庭上他很会演戏，作为证人堪称完美。经过两天的各种询问，戈尔特在人们眼里成了值得同情的丈夫。他甚至在作证时挤出了眼泪。之后，陪审团很快离开，没能看到他多快就恢复了常态。

戈尔特就是这种人，天生擅长操纵和控制他人情绪。戴维敬佩的同时，对他又有几分惧怕。他在戈尔特身上感到了一种邪恶。以他的了解，他目前的冷漠并非伪装。他似乎对世上任何事情都毫不在乎。不过，戴维仍无法预料，接到陪审团的有罪认定，他将作何反应。

闪光灯不停在闪烁。全国广播公司娇小迷人的女记者把麦克风送到戴维嘴边。戴维一边吃力地穿过人群朝法庭走去，一边简短回答着。戈尔特跟在后面，和记者谈笑风生。

一名当地报社的摄影记者让戈尔特照相。戈尔特停下脚步，将头上时髦

的棕色长发向后撩了一下，摆出一副英俊潇洒的样子。他身高将近六尺，体形由于经常锻炼保养得很好，十分上镜。

照相机噼噼啪啪。法庭的门开了。戈尔特刚一进去，法庭便响起了喧嚣声。戴维看着一张张女人的面孔。她们渴望得到戈尔特；渴望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神秘刺激；想知道这一才华横溢的男子内心深处隐藏的究竟是爱情还是死亡。

顺着中间走道，戈尔特朝矮矮的小门走去。一个穿着牛仔褲和花格衬衫的男子朝他说了什么。戴维没能听清楚，只见戈尔特笑了笑，握紧拳头，抬起手向他致意。

跟着他，戴维来到了律师席。凯波尔斯已在公诉位落座了。凯波尔斯看上去很疲惫。法庭执行官这时正和一名警卫聊天。戴维一边坐下，一边朝他点了点头。执行官见了，转到后面通知法官各方人员均已到齐，随后又去引领审判团。

戴维头脑有点乱。他转过脸去，看到戈尔特的目光紧盯着陪审团将要穿过的那道门。旁观席上一片寂静。

门打开了。陪审团默不作声，鱼贯而入。每人都绷着脸，刻意将目光避开戈尔特和律师。戴维一阵头晕恶心。这是最要命的时刻。

法庭静了下来。执行官按动了座椅侧面的按钮，通知里面的法官。随后，麦肯泰尔法官出场了。

“请坐吧！”法官说道，声音略微有些发颤。同凯波尔斯和戴维一样，他也被这磨人的官司折腾得疲惫不堪。“陪审团做出裁决了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陪审长一边回答，一边把裁决书递给法庭执行官。

戈尔特俯过身去，目光随着纸条从陪审团席传到法官手中。法庭后面传来了咳嗽声和椅子刮蹭地面的声音。

麦肯泰尔法官慢慢将白纸打开，仔细看过，便宣读起来。“标题我就省略了。裁决如下：本陪审团是经过正当提名宣誓产生的。我们认为，被告戈尔特无罪——”

法庭瞬间变得静寂无声，随即有人哭了出来。戴维长嘘一口气，仰靠在座椅上。戈尔特却纹丝没动，仿佛不曾听到宣判。法庭后面一阵骚乱，记者纷纷冲到律师席前来了。

混乱中陪审团被遗忘了。他们没人朝戈尔特看上一眼，也不见有旁听者

一样的兴奋激动。戴维知道，无罪的判定在陪审团，并非意味着他就清白无辜。法律规定，只要陪审团对被告的指控有一丝合乎情理的怀疑，罪名就无法成立。而戴维正是制造这种合理怀疑的高手。他又成功了。戴维也知道，换上不那么严格的标准，判决结果会怎样。戈尔特从一开始就声称他的清白，并坚持到底，从未改过口。但戴维从来就不相信这个。

戴维起身离开。凯波尔斯已匆匆而去。戴维本想过去和他握手道别。凯波尔斯表现不俗。

此刻，戈尔特身边围满了道贺的人们，庄严的法庭变成了欢庆的聚会。戴维知道，他马上就会成为记者的下一个目标。

戴维试图从胜利中找到一点成就感，内心却一片空白。打赢这场所有律师都求之不得的官司，他感觉不出丝毫喜悦和兴奋。

他仍清楚记得赢取第一场官司后的感觉。说来可笑，那次并无高额律师费，案子是法官指定他去辩护的，也无媒体关注。除了几个退休的老头儿来法庭打发时间，无人旁听。

被告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偷，打劫酒店时开枪打死了店主。他毫无可取之处，犯罪事实无可置疑。可这些对戴维来说，都不重要。他当时深感责任重大，觉得一个人的生死全看自己了。尽管他完全明白肯定会输掉，还是竭尽全力。但最终还是没能挽回局面。

被告很快被判有罪。后来，戴维和他在监狱探访室里谈了一小时。他对判决结果似乎并不在乎，戴维却不然。那天晚上，戴维在办公室流下了伤心失望的泪。回家后，独自喝得酩酊大醉。

那些日子值得留恋。如今，伤心的眼泪和感情已不复存在，留下的只是胜利和金钱。就连这，戴维甚至也怀疑起了它们的重要性。他获得了许多律师梦寐以求的一切——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。名声和金钱他都不缺。而且这一切，他都是以旋风般惊人的速度取得的，很少有时间回味。如今，置身于事业颠峰，终于有时间停下来了，他却并不怎么喜欢它们。

“加上这次，一共多少场了？”《华盛顿邮报》的记者问道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戴维没听明白。

“谋杀案的官司你赢了几场了？”

戴维摆脱心中的郁闷，又变成了人们熟知的“冷面人”。“实话对你说吧，”戴维坦诚一笑，“我记不大清了。大概六场了吧！”

“陪审团为什么会判戈尔特无罪？”一名操着外国口音的记者问。

“因为他是无辜的。”戴维毫不犹豫，“戈尔特要不是名人，他们不可能起诉。不过，我倒是高兴这样，至少你们有事可干。”

“还让你赚了一大笔律师费呢！”有人喊了一句。

大家都笑了。戴维也跟着，虽然并不想。疲惫不堪的他只想回家。

这时，右侧起了骚动。他转头一看，戈尔特正朝这边挤来，手伸向他，挤了挤眼。随即，他们的手握在了一起。

“我这条命是他给的。”戈尔特大声说，“他是最棒的！我今晚要把他灌醉，让他一年都没法打官司！对了，你们有谁想来，都欢迎！我家里有的是酒，可以喝个够。走吧！”

他一手拉着戴维，一手搭在全国广播公司苗条可爱的女记者肩头。戴维无法拒绝。他被人流卷着往前走。来到外面，他一眼看到，凯波尔斯正要钻进汽车去。他此时的独处和宁静是戴维最为羡慕的。

2

“咔哒”一声响，门开了。正在阅看材料的戴维站了起来。一个十几岁的女孩犹疑不定地站在门口。上身是脏兮兮的白T恤，牛仔裤不合身。地区副检察官莫尼卡守护般地站在她身后。

“杰西，这是戴维先生。”莫尼卡说。利昂警官仍在桌子另一边摆弄录音机。天气又热又潮，屋里却很凉快，仅有的窗户上的铁格在警官后背投下了横竖交叉的阴影。

“戴维先生是托尼·西尔斯的辩护律师。”莫尼卡接着说。女孩似乎不大明白她说的是谁。

“就是T·S。”莫尼卡又说。杰西这才点了点头。戴维细细观察着，发现她虽然紧张，但并不害怕。他心想，经历了那些事情后，她恐怕永远也不会知道害怕了。

他觉得她很有意思，一点看不出来刚刚逃过劫难。她体态懒散，并不丑。蓬乱的棕色长发披散在肩头，肩膀圆圆的，两臂粗粗的。戴维本以为她会害怕，会在压力下屈从，但她没有。她性格里不缺刚毅。这一点，戴维会

在以后的法庭讯问中考虑进去。

“戴维先生想让你把山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他。他也许还会问你一些问题。”莫尼卡说。

“我必须说吗？”女孩儿问莫尼卡，看上去很疲倦。“我说过那么多遍了。”

“可你还没对我说过呢，杰西。”戴维口气坚定，但很平和。

“可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？在他们对我做了那种事后，我为什么要帮助你呢？”杰西以挑战的语气说。声音里没有哀怨，也没有青少年常有的倔强。莫尼卡告诉戴维，她十六岁，但看上去可够老成的。过去一年半里，她一直在漂泊，后又遇到了这件事。生活似乎将她的青少年时光大大缩短了。

“你告诉我，我才能知道真相呀！”

“这样，你就可以替他开脱罪责了。”

“如果可能，我会的。这是我的工作，杰西。否认这一点，就是撒谎。不过，律师通常不会替有罪之人开脱罪责。我想知道真相。这样，我好决定是否该让 T·S 上法庭打官司还是认罪，或什么其他办法。如果你不把事情经过告诉我，我就无法告诉他该怎么做。”

杰西低头看着球鞋，像在考虑。戴维想，他的说服奏效了。对人施加影响，说服人，是他特有的本领。

三十五岁的戴维看上去仍然单纯坦诚，活像参加学校演讲比赛的小男生。陪审团信任戴维。当他告诉说委托人无辜时，他们都会相信他。当他告诉杰西一样的证人说，他只想知道事实时，他们会对他毫无保留。在法庭利用证人无意间透露的情况将检察官驳倒时，他不止一次看到证人脸上难以置信的表情。

杰西耸耸肩膀，走到里昂警官旁边的椅子上坐下，背对着戴维。“说就说，我倒无所谓！”

“我看可以开始了。”莫尼卡说。她衣着十分讲究，上身是细条纹圆下摆翻领西装，下面是与之相配的裙子，里面是胸部带褶的淡紫色衬衫，看上去比结婚时还漂亮。戴维很快便把目光移开了。每次和莫尼卡代理同一场官司，他总有些不自在。他们离婚还算平和。可和她在一起，戴维总免不了有负罪感。他知道，最好把这种感觉彻底忘掉。

“我是里昂警官。”警官对着麦克风说，“现在是六月十六日，星期四，

上午十点七分。我现在少年管教所会议室对一名谋杀案幸存者进行讯问。在场人员有杰西、地区副检察官莫尼卡和托尼·西尔斯的律师戴维。”

利昂将录音停住，重播一遍。戴维取出笔记本，作了记录。莫尼卡凑过身去，对女孩儿嘱咐着。杰西粗壮的胳膊肘支在桌面上，撑着脑袋，看上去很烦。

“开始吧！”利昂警官说。

“杰西，”戴维说，“我代表托尼·西尔斯。他就是你指控的几周前想要杀死你的那三个男孩中的一个。我来是想调查事情真相。具体地说，就是托尼在这件事中都干了些什么……你叫他T·S，对吧？”

杰西点了点头。

“回答要用声音，杰西，这样才能录上音。”莫尼卡说。

“是的，T·S。他说那是又臭又硬的意思。我从来不知那是托尼名字的缩写。”

“好吧，那我们就叫他T·S。”

“对我来说，叫他什么都一样。”

“你听着，杰西！我不知道你对律师印象如何，但我可不是电视剧里的派利·梅森律师，我不是来欺骗你的。这次谈话只是要清楚真相。假如我的话你听不明白，或你说了什么想要纠正，只需让我把问题解释清楚或告诉我你想更正就行了，明白了吗？”

女孩儿什么都没说。

“你何不把事情从头说一遍呢？”

杰西直了直身子，又仰靠在椅子上。“从哪儿讲起呢？”她问。

“你第一次和T·S、斯提克斯和赛克利亚认识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我也记不清了。在老太婆家。我一住到那儿，就认识他们了。赛克早在那里了。我去后一周，T·S和斯提克斯也搬去了。”

“老太婆是谁？”

“我不知道她姓什么，只听见有人叫过她泰莉。”

“老太婆家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有好多人去那里吸毒，完后总有人瞎胡闹。她曾帮他们摆脱毒瘾。但后来赛克和斯提克斯上瘾了。那儿的人对海洛因有瘾，比如说……她从前那个当兵的老公。她换过好多老公。她最新的老公是一个叫诺尔曼的家伙。”

“这个诺尔曼年轻吗？”

“是的，他大概二十三岁。”

“可她要老得多，对吧？”

杰西嘲讽地笑了起来，“她看上去都快有一百岁了！”

“她喜欢像 T·S 和斯提克斯那样的男孩儿吗？”

“是啊，她可喜欢他们了。”

“她以前和赛克好过吗？”

“没有。她把赛克带回家，是要帮他戒毒的，因为他当时已到了随时随地都要注射安啡他明的地步了。”

“事情发生的那天晚上，你们几个注射了不少安啡他明吗？”

“我已有两周没用了。我过敏。”

“斯提克斯和赛克呢？”

“他们也没有。我说过了，他俩不再用安啡他明和其他化学药物了，因为他们差点儿上了瘾。”

“那 T·S 呢？”

“天哪，他可从没清醒过！安啡他明和迷幻药全用。不过，那晚他吸了什么我倒不清楚，只知道有大麻。我们全都吸大麻了。”

“他看上去清醒吗？他看上去是什么样子？”

“我想他不大清醒了。我们都有点儿晕乎乎的。”

“你说的小不清醒是什么意思？你能形容 T·S 当时的样子吗？”

“这个嘛，他讲话很慢，瞳孔放大，像在梦游。其实，我也记不得那么多了，只记得坐在车里。去公园的路上，我和 T·S 坐在后排。他当时好像在腾云驾雾，外面的事情都不知道了。出发之前，我吃了几片镇静药，有些事情记不清了，一路上我都在睡。”

“你们为什么要去那里呢？”

“那天下午两点钟，赛克对我说，他知道公园有个地方埋着大麻，说晚上要去挖。我就问他，我能不能去。”

“他说这事时斯提克斯和 T·S 在旁边吗？”

“在。斯提克斯还逗我说，不该带我去。可赛克说我可以去。”

“T·S 怎么说？”

“我记不清他说什么了。”

“好吧。到了公园后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停车后，斯提克斯爬到后排座去睡觉。我和赛克，还有 T·S 钻进树林。走了好大一段路，到了铁轨旁。只有一把铁铲，赛克拿着。T·S 拿着手电筒。我记得大约过了四辆火车。每次火车来，赛克都让把手电筒关掉。

“我们沿着铁轨来回走了几趟。赛克一会儿说是这儿，一会儿又说是那儿。最后，他终于确定了，离铁轨大约二十尺。我们就开始挖。”

“你也挖了吗？”

“女孩儿瞧了一眼戴维，笑了，好像他的问题很可笑。“当然挖啦！大坑几乎是我一人挖的！赛克没怎么动手。T·S 只挖了一小会儿，主要在打手电筒。我每次累了停下时，赛克就催我，说否则大麻就没我的份儿了。”

“你不生气吗？”

“当然生气啦！不过，我想要。”

“你真认为那里有大麻吗？”

“其实，我现在真的有点怀疑，因为……一开始，我以为……是的，我真的以为那儿埋着大麻。赛克一直催我，好像真想把它挖出来。中弹后，我在坑里仔细想了想，觉得他们让我自掘坟墓呢。”

戴维觉得身上发冷。不过，这种感觉一下就过去了。他眼前出现了监狱托尼深陷下去的脸庞长满粉刺，眼神呆滞，头发乱蓬蓬，脏兮兮。想到他，戴维突然一阵恶心。“那是怎么发生的？”戴维又问，“我指的是开枪。”

“我说了，在铁轨旁，我挖了很长时间，实在累了。T·S 站在我上面，手电筒照在我右边。我看不到赛克。不过，我想，他是在我左边的。每次火车来，都是他在喊着关掉手电筒。我可以肯定，声音是从左边传来的。”

“最后一次手电灭掉后，赛克让我接着挖。我说好吧。后来，我听到有人从左边开了枪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我一下子呆住了，没觉得疼，可我很害怕。我叫着 T·S 和赛克，他们却不出声。那时天很黑，又很冷。我见手电筒不再亮了，就又喊起来。渐渐地，我觉得身体很虚弱，站立不住。我靠在坑壁上，手扒着坑沿，把头伸出来。

“我又喊了一声。这时，我看到他们的身影了。他们站在离我大约四十五尺远的几棵树旁。我又喊：‘我中弹了！’有俩人回来了。赛克说：‘让我

看看!’他蹲在坑边,说什么伤也没看见,只在我衬衫上看见一片泥土。接着,T·S和赛克又拿手电筒照了照我衬衫下面,说还是没发现枪伤。

“我仍坚持说我被打伤了。这时,我觉得更加疲倦了。他们说要去找人来救我,转身走了。我不让他们离开,要和他们一起走。可他们顾自走了。我自己从坑里爬出来的。”

从杰西的眼神中已看不到厌烦了。戴维可以看出,她正在回忆当时的情景,目光似乎停在遥远的地方,动作也变得缓慢了。莫尼卡递给杰西一杯水,瞪了戴维一眼。戴维从莫尼卡的眼光中看出了她对自己为托尼辩护的不满。

“车离坑并不远。”杰西接着说,“可要回到车上去却很吃力。我浑身无力,呼吸困难。等我走到汽车跟前时,他们三个都站在车后聊天。我请他们救救我。他们好像很害怕似的站开了,谁也不愿靠近我。来的时候,斯提克斯下车没关后门,我就躺在了后排座上。这时,身上的伤痛越来越厉害,我忍不住哭了起来。血开始从我嘴巴和鼻子往外流。我感到头脑晕眩,只能闭上眼睛躺在那里,嘴里的血腥味儿比疼痛更让我害怕。后来,不知是谁发动了汽车。我以为要去医院。我要去医院,他们答应了。”

“你记得车停下来后的事吗?”

“你是说他们把我扔下来的事吗?”杰西愤愤地说,“我当然记得。我躺在那儿,头靠着驾驶室座那一侧,脸朝车后。汽车颠簸得厉害,像是行驶在土路上。后来车停了,右边的门打开了。不知是斯提克斯还是赛克让我下车,说那儿有一种草药能止血。我知道他们没安好心,就说我动不了,伤口太痛。接下来,T·S和斯提克斯揪住我的腿往外拉,赛克从另一头将我往外推。我想爬到前座去,拼命躲在座椅下面不出来。他们就使劲拽我的脚。我吓坏了,因为外面很黑,我不想被撤下。这时,赛克又让我松手,说车外有能止血的草药。我说:‘放屁!带我去医院!’这时,赛克用手枪砸我的手指头。我手一松,他们就势把我从车里拽了出去。”

“我躺在地上。我记得,我哭了。他们要把我甩在漆黑的野地里,而且我伤口痛得更厉害了。我听见车门“啪”地一声关上了。我大叫着让他们带我一起走,甚至还说我不要大麻了。接着,我又听见了枪响。我赶紧不再出声,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。直到汽车开远了,我还是没敢动,生怕有人躲在那儿等着。”

“大约两分钟后，他们又开着车回来了，朝着我把枪里的子弹都打完了。”房间里一时悄无声息。刚刚听到的一切使戴维很不平静。这对他来说，这情绪很反常。毕竟这类事情他经历太多，无论从照片还现实中，他见过的死尸和人间惨剧不胜枚举，而眼前的女孩对他来说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“子弹离你有多远？”戴维问她。

“有一颗子弹就打在离我脑袋不远的地上，还有一颗也很近。”
“你听到他们离开前说了些什么吗？”
“听到了。有人说，‘我看咱们已把她干掉了。’可我不知道这话是谁说的。”

“你知道是谁从车里朝你开的枪吗？”
她摇了摇头，又一次把头枕在手臂上，显得十分疲惫。

“你是怎么从山上下来的？从开枪的地方到山下有好几英里呢！”
“我一路爬下来的。”

“爬下来的？”
“我很害怕躺在那儿。我蜷缩着身子呆了一会儿，可伤痛并不见好转。山上静悄悄的，只有风声和林中野兽的吼叫声。我不想总呆在那儿，就开始往山下爬。我爬了好几个小时，身上痛得要命。”

杰西眼中流出泪水，戴维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。

“我不能让他们得逞，就拼命往山下爬，有时也走上一段。到了山下，我掉进那条沟里。每当有汽车和卡车经过，我都会将身子支起来。那时我最难受，比中了枪弹被甩下还难受。没人愿意停下来帮我。”

录音带仍在转动。阳光在桌面上留下了几处亮点。莫尼卡搂着杰西抽动起伏的肩膀，小声劝慰着。戴维呆望着对墙，竭力不让感情外露。最近，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能轻松做到。

商定在接待室见面后，莫尼卡先送杰西回少管所。这时正午刚过，接待室空无一人。戴维在角落的沙发上坐下，刚才的会面让他的心很乱，需要时间冷静。

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来到前台。看到他，戴维想起了托尼。这场官司戴维可获巨额律师费。托尼才十八岁，脑子已被毒品烧坏了。他什么都不在乎，包括自己。

戴维还想起了他的父母安东和艾米莉。假若他们不是事务所的老客户，不是戴维和资深合伙人戈利高里的朋友，刚刚打赢戈尔特官司的第二天，他是绝对不会去办公室的。

会面过程中，安东腰杆始终挺得笔直，脸上毫无表情，传统的细条纹西装像军服一样穿在他身上，惟一的感情流露就是紧拽着妻子的手。艾米莉也在努力控制情绪，但戴维可以看到她红红的眼圈。他家的财富是几代传下来的。作为有教养的上等人，这对夫妇无法真正理解儿子对杰西、对自己以及他们的生活究竟干了些什么。

“你为什么要向杰西开枪呢？”戴维昨天在监狱问过托尼。到现在，戴维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问。作为律师，你只需替委托人辩护，并不一定要知道他为什么犯罪。

“她烦死人了！”

“你向她开枪，就因为……”

“我是说，她知道哪儿可以买到毒品，所以我们利用了她一段时间。可她实在太烦人。后来，她又把斯提克斯种的大麻给拔了。我们讨厌她，谁也不喜欢她。她总爱胡说八道。后来，赛克说要干掉她。”

“就因为……”戴维问道，“就因为那点大麻？”

“是啊。赛克总说他是杀手，还说杀过人。不过，我和斯提克斯都不信。虽然他老是显摆那支手枪。我们不相信他真会开枪。”

“杰西被打中后，你们为什么不让赛克将她送医院呢？”

“我说了该回去找她，可赛克说，‘别管她，让她死了算了！’我就没管。况且，我当时太累，也不想跟警察纠缠。”

戴维正想着，莫尼卡朝他走来，就站起身。“她没事吧？”戴维问莫尼卡。这时，俩人已来到外面。

“这要看你说的‘没事’是什么意思了。身体上的伤没事，可心理上……”莫尼卡说着，摇了摇头，“这女孩很坚强。戴维，不过即使如此，我也说不好她将来会怎样。山里的磨难对她来说还不是最糟糕的。我们准备把她留在这儿，一直到审判结束。然后，我们想送她回蒙大拿州她父母那里。不过，他们还不一定想要她回去呢。”

“真见鬼！”戴维说。

“是啊！”莫尼卡带着挖苦的口气说，“可人生就是这样，对吧？你操这